

我跟大師結緣，是在小學三年級，那個時候，他隨他的令尊到建甌，插班到我們班上來，因為他是從外地來的，所以同學都感覺到很新奇。大師皮膚比較白皙，他個頭比我們同學高，他的服裝也和我們不一樣，他穿的很合身的衣服，很整齊，整得很平整，跟我們本地孩子，看起來很不一樣。同學在好奇的心理之下，很樂意去瞭解他。他小學時個頭比一般孩子高大一點，總是帶著笑容，也很樂意和初交的朋友互動。當時我們學校人數不多，我們是在建甌縣，屬於福建省，我們學校規模不大，學校運動的器材，除了滑梯、鞦韆、蹺蹺板，就沒有其它的。同學下課，都會爭著去玩，那時候年紀小，有時候難免有爭吵，那時候大師很有領袖的樣子，都會給我們調解，他說「不要爭吵，我們輪流著玩」，當時小朋友的遊戲，除了學校的設備，就是跳房子、踢毽子、打彈珠、滾鐵環等等。大師在學校，顯得很成熟，在我們班上，可能是年齡比我們大幾歲，比我們成熟多了，所以同學也很願意聽從他的話語，聽說他後來到南京讀書，我在家鄉建甌，讀完初中和高中，在民國三十七年春季二月，保送到臺灣讀書，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，讀國文科，畢業以後，到高雄縣旗山中學任教。後來聽一位曹同學說大師在臺北景美講經，我找了時間，到臺北找曹同學帶我和師父見面。師父當然很高興，應該說是很多很多年不見，所以分外高興，留我們在他那裏吃飯，他特別還讓廚房給我們做素餃子，大家談得很愉快，他鼓勵我多看佛教經典，希望我常去臺北。那時候，在學校教學有空閒的時間，我也常常去看他。大師後來到海外去弘法，我們暫時一段時間，聯繫就中斷了。直到他又回來，他就找人通知我，邀請我和

他見面。後來只要他回到臺灣，在南部，他一定會請人邀請我見面。他很照顧我們這些老朋友。

比如說他有什麼好吃的，都叫人寄來給我。像他的一些法寶，陸陸續續寄給我相當的多。他心地非常純潔，善良。對事情非常負責，他想做的他一定想盡辦法把它做好。在民國九十二年中秋，他特別從香港給我請來一尊白玉阿彌陀佛立像，我想他送我這尊佛像的意思，是要我繼續加強禮佛，心裏真的是很感動，所以我在住家頂樓，設立一個小小的佛堂，每天奉茶、奉果、奉花，還有念佛號，從九十二年到現在，都沒有間斷。不過生性愚鈍，很愧對大師，沒有什麼很大的進步，還在初學的階段。我在民國一〇一年，受他的邀請，到香港的六和園住了三天，成為六和園第一位訪客。跟他在一起生活的確是很愉快，他生活非常規律，住在那裏三天，每天他都要到山下講經，早上一場，下午一場，我在那裏一共聽了五場，因為第三天的下午，我離開香港回臺灣，所以下午那場沒聽到。大師講經，功夫獨到，兩個小時，不用喝水，這在我們一般人很難做到的，我曾經私下向他請教，我說兩個小時不要喝水，是怎麼練的？他很簡單的回答「習慣就好」。

——二〇一七年訪談